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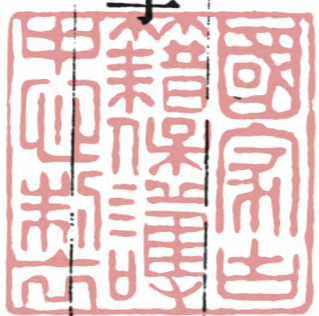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十九

江都陳逢衡學

補遺上

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

衡案御覽七十九抱朴子引汲冢中竹書有此條
洪頤煊曰據此則非注文可知疑紀年原文如此後
人傳寫誤與注文相亂余案此條實是紀年注非竹
書正文且是抱朴子隱括原注之辭非原注實有此



文也蓋原注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崩卽此條黃帝
旣仙去也原注羣臣有左徹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
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卽此條其臣有左
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也然則此條
非正文且非原注有斷然者抱朴子又引博物志云
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
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祠之余案茂先雖不
云出紀年蓋亦隱約竹書原注之旨而成文故抱朴
子旣引竹書而又連敘茂先之說于下也

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

衡案路史黃帝紀跋尾引汲書有此條又羅莘注引
汲書云左徹乃立顓頊兩處互見則此語信爲竹書
所應有矣然以其事接之頗相牴牾疑羅氏誤引博
物志以爲汲書也案博物志云黃帝登仙其臣左徹
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
頊左徹亦仙去也其說與紀年注亦同亦異疑非事
實夫顓頊之於黃帝世代懸隔焉得云七年卽立顓
頊乎

是維若陽

衡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此天穆之野郭注引竹書曰
顓頊產伯鯨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今本無是維
若陽四字余案山南爲陽水北爲陽此地當在若水
之北天穆山之南故曰是維若陽又曰居天穆之陽
堯欲禪舜共工鯨諫以爲不可舜卽位殛鯨于羽山流共
工于幽州

衡案孫之騷於帝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鯨下引此條
竹書紀年今無其文然不注明出何書無從考也以

余論之此定非紀年文嘗閱路史有虞氏紀崇鯨非
之一段與此相似然羅莘注未云見紀年也再考韓
非子云堯欲傳天下於舜鯨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
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鯨于羽山之
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
又舉兵而誅殺共工于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于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
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此論真處
士橫議之談不顧有無者乃至虛捏孔子之言以實

竹書紀年集證 卷四十九 三
之何其誣也夫以天下與人此何等事在廷諸臣自
非禹稷深知聖心焉得不詫爲異舉乃以一言之諫
迭誅二人使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是共鯀無可死之
罪而帝廷有枉死之獄也豈不冤哉然則孫所引此
條紀年或係戰國雜記而他書有引作汲中古文者
孫不置辨遂信以爲竹書有此文也

龍生廟夏冰雨血地坼日夜出晝不見

衡案路史夏后紀羅莘注曰墨子云三苗大亂天命
殛之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乎市金匱言三苗之

時三月不見日論衡言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
郊紀年墨子言龍生廟夏冰雨血地坼及日夜出晝
不見皆異說也以上俱羅氏注今檢墨子龍生廟夏
冰雨血地坼見非攻下篇紀年則僅於帝舜三十五
年書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而已無此怪異
不經之論而路史注乃統云紀年墨子何歟且上文
旣已引墨子三苗大亂云云矣下又復引而與紀年
連敘之顯係訛誤乃通鑑外紀一注引汲冢紀年云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

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所引較路史注爲詳
要皆誤以墨子爲紀年者也否則當爲汲冢瑣語之
文

帝戒勿內

衡案韓本紀年辨正帝舜四十二年元都氏貢寶玉
下有此四字並未云據某書補入今遍檢諸本俱無
疑有誤

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

衡案劉仲達鴻書卷四十四引竹書紀年堯有聖德

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厯夢眉長與髮等遂登
庸下有此十七字今本上二條一見帝堯陶唐氏下
注一見帝舜有虞氏下注皆與此同而帝禹夏后氏
下注則云夢自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與劉所引此
條異案夢乘船過日月之旁乃伊尹事此當是鴻書
誤引定非紀年注有是語也

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世

衡案路史發揮辨元囂青陽少昊篇內引竹書紀年
有此語今檢竹書總計處凡四而此條不與焉一帝

癸紀放之于南巢下注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一帝辛紀周師伐殷下注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一周穆王紀築祗宮于南鄭下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一周幽王紀立王子余臣于攜下注云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以上四條俱載今本竹書則此條路史所引九字信爲紀年注無疑矣

然諸處總計皆實有此年代世數非以虛言混也而今本紀年黃帝至禹止七世少二十三世豈竹簡初出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以致亡失過半耶然幸存此九字可以攷史記五帝紀之失而今本紀年又復逸去此又後世校竹書者之過也

禹都陽城不居陽翟也

衡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竊意不居陽翟當是瓚語所以釋陽城之爲禹都而辨地志

陽翟爲夏禹國之誤也羅莘不察乃於路史夏后紀封之高密以處于櫟下注云地志陽翟夏禹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聞不居陽翟聞字疑誤竟以此語爲紀年本文誤矣而都於陽城一語則今本紀年注俱有之洪頤煊曰竹書紀年帝禹元年居陽城今本反改作居冀以就謚說金鶚曰汲郡古文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居冀也二說俱未深考案孟子云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前編亦云乙亥五

十載禹避于陽城蓋避陽城卽在三年之中非三年後卽位時也故竹書注三年喪畢都于陽城在正文元年帝卽位之前是由陽城而都冀紀年不錯也特是正文與注須分明耳不得如瓚說混作汲郡古文也且紀年於禹元年書居冀有萬不可易者皇古地名簡畧自殷周以後始漸次煩冗當時九州鼎峙帝所建都之地則爲冀故統一州而言則其地已見安得執後日之地名以難往古哉

啟一名會

竹書紀年集註 卷四十九
衡案統箋引陳仁錫曰啟一名會見紀年蓋本路史而言也路史夏后紀帝啟曰會羅莘云見紀年連山作余然此當是紀年注如一名后啟一名桀之類乃失邦

衡案路史帝太康紀注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乃失邦今本無下三字然觀其語意似非本文如是乃羅氏約舉之辭不然則當在畋于洛表下羅氏截去四字耳

獻其樂舞

衡案路史帝少康紀云於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下注云後漢書及汲紀年今檢紀年少康二年止有方夷來賓句而無下四字再考路史帝發紀諸夷式賓獻其樂舞下注云紀年云元年然今本紀年帝發元年書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與路史不同而羅氏云紀年者蓋謂此事出紀年非全襲其文也

蓋洛水之神也

衡案陳禹謨校註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其續補洛水門一條引竹書云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蓋洛水

之神也六字係水經注釋竹書之文陳氏誤引

河伯僕牛

衡案山海經大荒東經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郭注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汲郡竹書今檢竹書帝泄十二年雖有殷侯子亥事而無河伯僕牛四字

繇是服從

衡案路史帝泄二十一年六夷來御下注引紀年云繇是服從今竹書無此四字

本有十日迭次而遣運照無窮

衡案御覽八十二引紀年帝厘八年天有妖孽十日竝出下有此十二字疑是紀年注若紀年正文不應有此

不啻之曩孫

衡案爾雅釋親來孫之子為曩孫郭璞注引汲郡竹書曰不啻之曩孫今竹書無此文据史周本紀差弗為不啻之來孫則毀隄其曩孫也

築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

路史發揮引築作飾飾作起

衡案御覽八十二引紀年后桀命扁伐山民一段至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並與今本紀年同又云築傾
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路史發揮關龍逢篇亦引此
十二字今檢竹書惟築傾宮三字在帝癸三年而作
瓊室立玉門則帝辛九年事再考文選吳都賦思比
屋于傾宮畢結瑤而構瓊劉淵林注引汲郡地中古
文冊書曰築作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又東
京賦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薛綜注引
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民之財殷紂作瓊
室玉門据此則紀年自是分屬而傾宮瑤臺必屬之

桀無疑矣其殫民之財四字係薛綜添設非竹書也
今本紀年桀伐岷山下注云於傾宮飾瑤臺居之諸
書所引本此御覽及路史統以瓊室玉門爲桀事誤
又案洪頤煊曰文選七發注引汲冢古文云桀作傾
宮飾瑤臺今細閱文選七發注並無此語不知洪所
見是何本也當是吳郡賦訛爲七發耳附案路史發
揮云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
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耳其在竹書始以爲諫
瑤臺新序則以爲諫酒池而今本竹書無關龍逢諫

瑤臺事又云逮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為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為妖言遂殺之而今本竹書亦無諫長夜之事

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

楊升菴外集謂此是汲冢瑣語信然

衡案御覽一百三十五引紀年棄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夫喜既棄于洛焉得交尹而亡夏哉上下語氣不貫羅氏路史炎帝參盧紀注亦云而不知此語出國語非竹書也案國

語史蘇謂妹喜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夫以為有寵故得比而亡夏今既据紀年注見棄于洛則與伊尹比當是女茗女華斷非妹喜後人不察史蘇此言之誤而又以御覽所引為据則直信為紀年無疑矣不知御覽八十五引此條棄妹喜下是築傾宮飾瑤臺與今本合豈宋時所見紀年本已各異耶

社圻裂

衡案御覽八百八十引紀年桀末年社圻裂其年為湯所放又見路史履癸紀里社圻下注引同淮南子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十一
所謂夏桀之時植杜槁而槁裂是也今檢竹書無此文當在桀三十一年又云其年爲湯所放此則約舉之辭與御覽八十二引紀年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同皆非竹書本文如是也

伊尹祠桐宮

衡案金氏前編於帝舜十五載引大傳日月有常星辰有行下注云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祠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今案其說是古本竹書有伊尹祠桐宮五字且以帝舜十四年下之注移

置于此不知當日錯亂抑金氏未及考正耶然細閱此五字文義不足定屬仁山之誤

伊尹壽百有五歲

衡案升庵外集云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余閱今本竹書太甲七年殺伊尹蓋瑣語之文竄入者而楊氏所引七字今本無疑是沃丁八年祠保衡下注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蓋襲紀年語也据此則伊尹當生於帝扁十年卒于沃丁八年共得一百有五歲

而桀十七年伊尹來朝年六十二又閱十四年佐湯
放桀年蓋七十六矣

應商時國

衡案國名紀應汲古文云商時國蓋襲水經滄水注
汲郡古文商時已有應國之語也漢書地理志臣瓚
注引古文亦云俱係約舉之辭當卽指盤庚七年應
侯來朝事

殷在鄴南三十里

衡案尚書盤庚正義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于殷

下有此七字又項羽本紀索隱引汲冢古文盤庚自
奄遷于北蒙曰殷虛下有南去鄴州三十里七字余
謂此乃孔穎達小司馬之釋文所以明殷及殷墟之
所在非紀年有此語也洪頤煊以爲今本無此七字
誤矣說見前卷十八又案鄴在相州相在河北而盤
庚所遷在河南則此語與紀年所謂遷于北蒙曰殷
之語不貫考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
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其在唐以前猶以
蒙則蒙爲景毫之專名而三毫惟景毫爲殷蓋卽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十三
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般之地也當云般在商邱北
五十里在穀熟西北九十五里方合

俘二十翟王

衡案後漢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
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今本紀年無此五字
釋史引作俘十二翟王誤趙紹祖引作俘二十翟平
更誤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衡案御覽八十三引紀年帝乙處殷二年周人伐商

今本無此事韓怡曰爲文王諱也余案文王三分有
二以服事殷雖囚係七年未敢稱兵紂都况當帝乙
之初詎有伐商之事乎定屬御覽誤引或曰卽帝辛
五十二年周始伐殷之事後人傳寫脫去五十字遂
貽誤爲帝乙二年耳否則國名紀所云楚邑有密商
氏者其卽周人所伐之商乎蓋卽春秋之三戶矣
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
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
衡案殷本紀正義引紀年有此條張宗泰曰據此則

武乙三年遷河北十五年遷沫及文丁居殷皆非紀年應有之文又盤庚元年丙寅十四年遷殷爲乙卯下至殷之滅歲在庚寅中間實二百五十二年亦與史注所引年分不符余案正義所引乃約其旨以成文非紀年正文有此語亦非紀年注有是語也案盤庚遷殷在河南紀年於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馮辛庚丁文丁帝乙帝辛十君皆書居殷故正義約畧其辭謂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也不知庚丁之下文丁之上尚有武乙一代旣自殷遷于河北復又自

河北遷于沫何得統言前後並此二遷亦抹去耶是時邦畿千里跨河南北河北則囂相耿底奄皆先王所都河南則穀熟蒙縣偃師三亳而蒙亳實爲其先世發祥之地稱爲亳殷故武乙雖暫遷河北至文丁復居殷歷帝乙帝辛以至周師滅殷皆居此故殷民咸欲復盤庚之政也或曰紂都朝歌朝歌卽沫安得在河南不知朝歌乃邑名猶周于鎬京之外有王城有成周也紂恒居此有離宮焉觀竹書十七年有遊淇之文則非在帝都內可知蓋自武乙不安厥土若

囂若相若耿若底若奄皆其所臨幸之地故紀年不
曰遷于某地而但曰遷于河北也厥後又於沫築離
宮以居焉故紀年又云自河北遷于沫也迄乎畋河
渭雷震死終身盤遊于外未歸殷亳是則其所謂遷
者但備輿衛而已非若盤庚之遷自其宗廟社稷禮
樂法度之大以及戶口版籍名物器數之微無一不
移置于彼也是武乙雖有兩遷之名曾無一遷之實
也故紀年于文丁元年不書自沫遷于殷而直曰王
卽位居殷于此可見武乙雖兩遷而太子尚監守本
國也再傳至紂厥如武乙更于沫邑築沙邱南單之
臺沒身居之是爲朝歌故亦曰紂都也然則正義引
紀年所謂更不徙都者厥有由哉特二百五十二年
訛爲二百七十三年此是後人傳寫之誤

周大曠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帝辛受時周大曠此
語似是紀年正文蓋亦如帝乙三年周地震之類否
則當卽昭王十九年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曠之事以
其有辛伯字後人遂訛爲帝辛受時也

竹書紀年集說 卷四十九 六
蓋鹿臺之異名也

衡案此語乃水經清水注釋竹書之辭非竹書原文
有是也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十六引紀年武王親
禽受於南單之臺下連敘此七字直若紀年有是文
矣誤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衡案此條見文選漢武帝賢良詔周之成康刑錯不
用下李善注引又見王元長策問永念畫冠緬追刑
厝下李注引又御覽八十五引紀年一條竝同然當

是紀年注非正文也疑在周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
下

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荆人甲辭致于王
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
抵于漢天大噎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時王至中流膠液
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

衡案此條見釋史卷二十六引又山帶閣楚辭天問
注引同今檢紀年惟有星孛于紫微及天大噎雉兔
皆震喪六師于漢十七字餘俱無不知馬氏蔣氏所

引何出然與今本紀年不類頗似諸雜記小說采集
紀年之說而成文者也不知膠舟之事本屬子虛觀
御覽八百七十四引紀年云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
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狩不返路史發揮注引亦然
皆與今本紀年相似則獻雉膠舟等語其必出自小
說家無疑矣又案廣宏明集十一釋法琳對傅奕廢
佛僧事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
歲四月八日江河泉地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
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
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
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
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
此土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
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
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
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
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
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

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起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以上琳所引異記如此是謂佛生于昭王之世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之瑞矣然昭王無二十四年據竹書星孛于紫微在昭王十九年是年爲戊午非甲寅也至謂穆王西入會諸侯於塗山則尤不足憑案塗山在東不在西也彼蓋不知見光

五色星孛紫微乃昭王將敗于楚之徵而假以爲西方之瑞故旣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矣又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豈非自相矛盾耶若異苑謂周昭王時九月竝出其色五采貫紫微則尤屬妄誕

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

衡案廣博物志卷四十六引竹書紀年北唐之君來

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下有此十一字今本紀年無
蓋董斯張誤以郭璞穆天子注爲紀年也

穆王十有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憇

衡案藝文類聚九十一引紀年有此條洪頤煊曰疑
上次于陽紆下脫文余謂卽十七年原注西征至于
青鳥所解特解誤爲憇而十七又訛爲十三耳如謂
十三年次于陽紆下有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憇而十
七年下注又有西征至于青鳥所解之語豈非重複
案御覽九百二十七引紀年云穆王十三年西征至

于青鳥之所解則十三年是十七年之訛斷無可疑
東至于房

衡案穆天子傳穆王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郭云房
房子國屬趙地有瓚山國名紀云紀年作魴卽高邑
之地今閱紀年無東至于房之語惟穆天子傳有季
秋乃宿于所所卽房疑羅氏誤以穆傳當紀年而又
誤以所爲魴也

西王母止之曰有鳥禡人

衡案穆天子傳丁未天子飲于温山考鳥郭璞注引

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鵠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檀萃曰今本紀年無此文考鳥考者校也鳥猶禽禽猶獵留之校獵也衡案此語不類紀年正文或亦如青鳥所解之出于舊注也鵠字不見字書音訓無考檀萃穆天子疏引作鵠字亦偏覓不得想係訛字檢字書鳥部有鵠字鵠鵠也音欲疑粵與鳥字徧旁相似而誤蓋此鳥能人言故曰有鳥鵠人與穆傳温山考鳥之語合言察此鳥以審其音如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之類是也又藝

文類聚七太平御覽二十八引紀年俱有西王母止之而無下五字

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

衡案開元占經四引紀年有此條然今本紀年注祇有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十一字夫曰天下則合四面言之矣焉得又有東征南征北征五億三千餘里乎况穆王居南鄭其東至九江遂伐越至于紆何得有二億二千五百里之多定屬開元占經之誤

伐楚

衡案藝文類聚九引紀年云穆王三十七年伐楚今本無然觀下文有荆人來貢之語則是紀年本有此二字而脫落也文選恨賦注引作周武王伐紂誤蓋紂字似紂而周武之譌又因紂字而附會耳想係後人傳寫譌刻非文選舊引如是御覽三百五引紀年亦云伐紂亦係紂字之訛卽今本紀年所謂伐越至于紂是也國名紀云紂穆王伐之蚘蠹爲梁卽指穆王三十七年事萃注云四十七年與御覽三百五同

誤据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作三十七年是也

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秦無厯數周世陪臣

衡案廣宏明集十一釋法琳對傳奕廢佛僧事引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又云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厯數周世陪臣疑此語乃釋法琳約其旨以成文否則竹書原注有此當在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之下

名之曰鄭

衡案水經洧水注云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厲王

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
公今本無名之曰鄭四字又史通雜說篇引竹書紀
年云鄭桓公厲王之子亦約舉之辭非原文如是也
事具在幽王元年

伯士死焉

衡案後漢書西羌傳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
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
是少邠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
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

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
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注云竝見竹
書紀年今以其說與竹書較之宣王四年使秦仲伐
戎爲戎所殺今竹書王命仲在三年西戎殺秦仲在
六年其不同一也又云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
戎不克夫以四年加二十七年則三十一年也而今
本竹書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在宣王三十三年其
不同二也又云後五年伐條戎奔戎夫以三十一加
五年則三十六年也而今本竹書在三十八年蓋三

十三之後五年非三十一之後五年其不同三也又云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土征申戎破之此則由三十八年推之無一不合若由西羌傳三十六年推之則俱少二年其不同四也又云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伯士死焉據西羌傳則當在幽王二年而今本在幽王六年其不同五也緣其謬誤總因征太原之戎以爲在王命秦仲二十七年之後故輾轉滋誤如此不知王命仲在三年而王師伐太原在三十二年相距三十年非

二十七年也如是則無一不與竹書合矣若伯士死焉四字今本無當補于幽王六年王師敗逋之下

秋秦侵芮

衡案洪本據國名紀注補此四字于桓王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之上據年表桓王十二年爲魯桓公四
年左傳桓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時爲秦寧公八年

楚及巴伐鄧

衡案此條見國名紀卷五注引今本無考左傳桓九

年巴子使韓復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
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鄆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
巴行人楚子使蕞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
帥師及巴師圍鄆鄧養甥帥師救鄆三逐巴師
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
之背巴師而來攻之鄧師大敗鄆人宵潰即其事也
孫本補此條于桓王十七年洪本同

齊襄公滅紀邾鄆部

衡案秦始皇本紀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正義曰竹書

云齊襄公滅紀邾鄆部括地志云邾城在青州臨朐
縣東二十里鄆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鄆城在密
州安邱縣界邾音駢鄆音訾今本紀年無此八字據
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部則當補于莊王四
年杜注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
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
有訾城

齊人殲于遂

衡案唐書劉貺傳云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

皆舉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爲也衡案春秋莊公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齊人滅遂而戍之杜注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又莊公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正義曰殲盡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爲文罪齊戍也釋例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卽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也据年表魯

莊十七年爲周釐王五年

鄭棄其師

衡案洪本據唐書劉貺傳補此條于惠王十六年然竊疑貺所云乃指春秋非謂紀年也貺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意謂竹書是後人追修故諸侯列會皆舉諡如春秋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也案春秋正義引釋例云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卽事以安文夫釋例所謂卽事

以安文卽貺所謂皆孔子新意也洪本不察以此爲紀年遺漏竊所未安据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杜氏謂克狀其事以告魯也夫不書鄭高克奔陳而書鄭棄其師以見文公惡之而不能遠退之不以其道遂致危國亡師是則孔子之新意也上一條齊人殲于遂及後條隕石于宋五倣此

秦滅芮

衡案秦本紀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當年表周襄王十二年而春秋大事表及春秋地名考畧引竹書秦穆公二年滅芮則當在惠王十九年疑所引紀年脫去十字遂訛爲二年耳當由路史國名紀卷五秦滅梁芮繆公二年而誤也然羅萃注不云見紀年

秦取靈邱

衡案古文苑注一及廣川書跋引紀年秦穆公十一年取靈邱今本無孫本補此條于襄王三年洪本同蓋据年表襄王三年爲秦穆公十一年也特靈邱所

在諸說不定閻百詩以蚺鼃辭靈邱爲齊邊邑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于靈邱卽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余謂不然靈邱當在齊趙之間而且地名在前不因葬趙武靈始得名也案史記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邱又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揆其所在此地當在趙之南境齊之北境皆邊

邑也故水經沁水注引地理志謂靈邱之號在武靈之前甚合然此在戰國時如此若在春秋時此地當屬在荒服故秦穆公得取之蓋是時晉尚未興何有于趙設以其地爲齊邑則秦穆公十一年据年表爲齊桓公三十年爾時霸業正盛秦何由得取齊靈邱而有之乎

重耳出奔惠公見獲

衡案史通疑古篇云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記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

今本無此文据晉世家獻公二十一年重耳走蒲十
二侯表同則當補于周惠王二十一年若惠公見獲
則韓原之戰也今本紀年于襄王七年只云秦伯涉
河伐晉當是此下脫文据春秋僖公十五年十有一
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卽是事也
隕石于宋五

衡案史通惑經篇云觀汲冢所記多與魯史符同執
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
洪本補隕石事于襄王八年据春秋爲魯僖公十六

年當十二侯表周襄王之八年也洪範五行傳石陰
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
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是爲宋襄公欲行伯
道將自敗之戒余竊疑此事與執我行人鄭棄其師
等語皆非紀年之文也夫知幾以爲諸如此句多是
古史而其子貺又謂鄭棄其師與齊人殲于遂皆孔
子新意豈非兩相矛盾乎夫紀年成于魏史氏故凡
稱我者皆指魏而言今言執我行人汲冢所紀與魯
史符同則所謂我者將指魯乎抑指魏乎考春秋襄

公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十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其稱執我行人者指魯大夫也若鄭衛陳宋則各書其國此春秋例也是時晉楚爭霸中原故有此事從無晉行人見執于他國之事則所謂我者斷無指晉之理若云是魏則魏自文侯武侯以及惠襄二王俱在春秋後百年何得與春秋符同而與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等類

齊觀乎吾故曰皆非紀年之文也

燕簡公卒次孝公立

衡案燕世家平公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索隱曰王都案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又案燕世家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諡故重耳余因考紀年之說則燕簡公當亦有二一在孝公之前此條所謂簡公後次孝公是也一在文公之後索隱

所引紀年文公二十四年簡公四十五年是也大約
燕代世次多訛史記與竹書俱不足憑信今姑依索
隱所引推之平公十九年卒据年表爲敬王十五年
則燕簡公十二年卒當補于敬王二十七年而二十
八年則次孝公立之元年也趙紹祖謂當在顯王二
年洪本補于烈王二年均屬大謬蓋誤以文公二十
四年後之簡公當之矣

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
人二十死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紀年晉定公二十五年
有此條當在周敬王三十三年今本無然其文似瑣
語不類紀年案帝辛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在五行
傳謂之人疴已屬妖異不經之事若一女生四十人
二十死則斷無此理

宋大水

衡案水經汝水注引竹書曰宋殺其大夫于丹水之
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蓋另一事也今本敬王
四十三年無宋大水三字而并丹水壅不流于宋殺

其大夫皇緩于丹水爲一條疑誤

晉荀瑤城宅陽

衡案水經濟水注引紀年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今檢竹書元王七年當出公六年有齊人鄭人伐衛事而無荀瑤城宅陽五字

宅陽一名北宅

衡案史記穰侯傳入北宅下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疑卽晉荀瑤城宅陽下注否則顯王二十一年宅陽之圍下注今不能定矣此當是荀勗東晉輩

校正之語斷非紀年正文有是也案魏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

齊宣公立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五十一年與六國表合然年表齊宣公就匝元年在定王十四年則順數至威烈王二十一共得五十一年故表于是年書田會以廩邱反於明年書齊康公元年也而紀年威烈王十七田會反其年田悼子卒索隱引紀年謂

宣公亦卽於是年薨則是宣公之立當在貞定王十年方得五十一年之數

燕成侯立名載。韓趙魏共殺智伯

衡案史記燕世家孝公立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索隱曰案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又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案紀年成侯名載又晉世家哀公四年韓趙魏共殺智伯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今以其說考之晉出公二十二年乃紀年貞定王十六年也殺智伯當補于此而推校燕成

侯之立則當補書于貞定王十五年洪本補此條作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并其地從魏世家也案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卽紀年之貞定王十六年也表于魏格書魏桓子敗智伯于晉陽韓格書韓康子敗智伯于晉陽趙格書襄子敗智伯晉陽與魏韓三分其地蓋是年爲趙襄子五年也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子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二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

共分其地魏世家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韓世家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周本紀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秦本紀厲共公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魯世家悼公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

梁玉繩曰案智伯之滅在悼公十五年此誤左傳篇

未言魯悼公十四年滅知伯亦非

鄭世家共公五年晉滅智伯田完

世家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智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之三年也

晉出公奔楚

衡案晉世家索隱引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是當

貞定王之十七年也蓋又自齊奔楚而即薨于是也

衛悼公卒于越

衡案史記衛世家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

為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洪

本據史記年表補此條于貞定王十七年以貞定王

十四為衛悼公黔元年也然據左傳南氏相衛悼公

在魯哀公二十六年則當卒于貞定王初年不得至

十七年也

田莊子卒

衡案田完世家莊子卒太公和立索隱曰案紀年齊宣公之十五年田莊子卒今推校宣公之立當在貞定王十年則順數至貞定王二十四為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當補于是

田悼子立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云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今推校田莊子卒于貞定王二十四其明年則

二十五也

燕文公立

衡案燕世家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索隱曰案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今考紀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則逆數簡公之元當在威烈王十一年而文公當卒于威烈王十年再逆數至文公元年當在考王二年趙紹祖謂燕文公之立當在考王元年誤

取葭密遂城之

衡案水經濟水注引竹書幽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
公于楚邱取葭密遂城之今本考王十四年無下六
字

陰司馬敗燕公子翬于武垣

衡案孫本于考王陟後有此十一字下注云九域志
引竹書紀年此條今本無其事案考王十五据年表
乃燕潛公八年也洪本補此條于顯王三十一年据
年表則燕文公二十四年也予案此事國策史記俱

不見無由知爲考王之時顯王之時也又案陰司馬
三字亦屬可疑氏族博考謂夷吾六代孫爲陰大夫
以邑爲氏然子閱戰國先秦之書陰姓甚少則此陰
司馬當是司馬陰之誤文蓋亦如秦將司馬錯司馬
梗之類耳武垣漢書地理志涿郡有武垣縣又趙世
家孝成王七年秦圍邯鄲武垣率燕衆反燕地正義
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又云武垣此
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衆反燕地也

無雲而雷

衡案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史記曰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伯以曲沃叛又曰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君于高寢又曰秦二世時無雲而雷二世不恤天下有怨叛之心是歲陳勝起兵天下亂今閱史記晉世家秦始皇本紀皆無此三條其秦二世事則洪範五行傳引史記有之乃今本御覽無雲而雷部引五行傳脫去史記二字而又別出一條連敘于史記下今檢史記無此語不知向與御覽所引果何出也至所云莊伯八年及幽公十

二年之事今遍閱晉世家不見而莊伯八年之無雲而雷則竹書有之在平王四十八年又桓王元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則莊伯之十二年也御覽既訛爲史記而又統以爲一年事真大誤矣再考晉世家幽公十一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是此事亦出紀年不出史記惟今本紀年在威烈王五年當晉幽公九年而晉夫人又作晉大夫不同耳然其爲紀年之文無疑也御覽既以竹書訛爲史記而又云在幽公

之十二年與十八年顯係謬誤然則紀年本有無雲而雷四字疑今本脫去据御覽引在賊幽公之前則當補于威烈王初年

楚水注之

衡案水經丹水注引紀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下有楚水注之門字今本無胡景孟曰楚水注之恐是酈注當時或有二助字傳寫偶脫遂若連四字成文耳路史國名紀亦引此無下四字但彼作九年此作二年未知孰是衡案水經注與路史國名紀俱

作晉烈公三年蓋卽威烈王九年也非彼此岐誤其楚水注之四字胡氏以爲酈注信然觀趙一清校本水經注自見聚珍版作楚人注之

燕文公卒次簡公立

衡案燕文公卒當補于威烈王十年次簡公立則元年當在威烈王十一年也然此乃文公後之簡公與孝公前之簡公非一人說並見上

宋悼公立

衡案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爲十八年今

推校其年悼公之立當在威烈王十三年則順數至安王六年爲悼公十八年而年表威烈王二十三爲宋悼公元年則順數至安王六年爲悼公八年與世家合與紀年不合

十二月齊宣公薨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爲明年二月今檢竹書惟有田悼子卒邱叛之文在

威烈王十七年則此十二月齊宣公薨當補于是年張宗泰曰案水經注引紀年紀公孫會之叛于晉烈公十一年而是年田悼子卒是悼子立三十六年而卒由是年而溯之悼子之立宜補于晉敬公之九年今考貞定王二十八年庚子爲晉敬公十一年若敬公九年則貞定王之二十六年也

次田和立

衡案索隱引紀年悼子卒乃次立田和今本紀年田悼子卒于威烈王十七年而無田和立之文則當補

于威烈王十八年田和蓋卽太公和也案史記田莊子卒卽云子太公和立脫悼子一代

韓景子名虔

衡案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景子名虔當是威烈王十八年王命韓景子下注今脫寫耳

齊康公立

衡案康公之立据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當補于威烈王十八年以宣公與田悼子同年卒而今本紀年悼子卒于威烈王十七故也年表齊康公貸元年在

威烈王二十三

秦簡公卒次敬公立

衡案秦本紀簡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索隱曰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又始皇本紀索隱曰王邵案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二年乃立惠公今据六國年表威烈王十二爲秦簡公元年則簡公之卒當補于威烈王二十年次敬公立則威烈王二十一也

田侯午生

衡案田完世家康公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于周
室紀元年齊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索隱
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
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此紀年與史記大
不同處竊疑索隱所引紀年田侯剡立剡當是午字
之訛案年表康公十九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爲諸侯
遷康公海上食一城則安王十六年也康公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則安王十八年也康公二十六年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則安

王二十三也史記所載厯厯可指則田午之上不得
又有侯剡十年也而且侯剡旣立十年之久亦不得
無謚余謂田侯午生于康公五年至康公二十一年
已十七歲此年嗣太公和爲諸侯然則索隱所引二
十二年田侯剡立者蓋二十二年田侯午立也又云
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者蓋謂田午立後
之十年弑齊康公及康公之子也如謂田侯剡立十
年爲桓公所弑並戕及侯剡之子喜何以史記國策
不一見其事而且不一見其人乎洪本補田侯午生

于安王二年誤蓋据年表齊康公立在威烈王二十二年而不知依索隱所引紀年推之蓋在威烈王十八也趙紹祖謂當威烈王二十三亦非余謂康公立于威烈王十八則順數至威烈王二十二已足康公五年之數

宋悼公卒

衡案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爲十八年据年表烈王四年爲宋辟公元年逆數至安王七年爲休公田元年以宋世家休公立二十三年卒也則前

一年爲悼公卒之年是爲安王十八年

秦敬公卒乃立惠公

衡案索隱引紀年有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之文今依其說考之威烈王二十一爲敬公元年則順數至安王八年爲敬公十二年是秦敬公卒當補于此而明年爲秦惠公元年也

趙敬侯始都邯鄲

衡案春秋地名考畧引竹書周安王十六年趙敬侯始都邯鄲今本無此文蓋誤以趙世家爲竹書也

田侯剡立

衡案趙紹祖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當在安王之十五年洪本据年表補于安王十九年而不從索隱所引紀年推校之其說誤余案田侯剡當是田侯午之訛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

衡案趙紹祖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則當在安王二十五年洪本補于烈王二年誤余案田午立于安王

十五則數至安王二十四已足十年之數年表所謂康公二十六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是也其實被田午之弑而是時孺子喜亦被害故曰絕祀

齊桓公弑其君母

衡案田完世家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竝作夫人王邵案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余案邵引紀年二

條蓋取以證牟辛之爲夫人然其事與史記不合蓋
殺其大夫牟辛爲一事而齊桓公弑其君母又一事
也桓公卽田侯午午立十年弑齊康公及其子絕姜
姓之祀至是又弑康公之夫人故曰弑其君母也然
則此條當在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之次年蓋在
安王二十五年也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四年誤趙紹
祖謂當在顯王二年亦誤蓋以侯剡立十年又加桓
公十一數之故云顯王二年也据年表安王二十四
己爲齊威王元年焉得遲至顯王二年方爲桓公午

之十一年乎予謂剡卽田侯午合之年表上下不過
一二年

齊桓公卒次威王立

衡案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十一年注云史記魏世家
索隱云紀年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又田完世
家索隱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
威王始見趙紹祖曰案齊桓公之立與卒齊威王之
立今本紀年皆無之而史田世家索隱引紀年梁惠
王十二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則當在顯王之十年又

云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是桓公卒于顯王之十一年威王立于十二年也余案洪趙二說互異然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是梁惠王十三趙誤作十二而洪所引魏世家索隱之齊桓公子閱索隱引紀年是齊幽公之十八年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九謂魏世家引紀年稱桓公爲幽公與田完世家異恐誤余謂此魏世家索隱也則不獨幽公二字誤並齊字亦誤疑此條所引紀年是晉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後人傳誤爲齊幽公又以齊無幽公遂貽誤爲齊

桓公也案紀年晉桓公元年爲安王十年安王二十六年陟則晉桓公十七年也越明年爲烈王元年是爲晉桓公之十八年故索隱引以注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之語也若云是齊桓公十八年則斷無是事据索隱引紀年齊康公元當在威烈王十八則數至威烈王二十二爲康公五年而田午生又數至安王十五年爲齊康公二十二年而田午立午卽刻又數至安王二十四年是爲田侯午之十年其年弑康公並孺子喜明年弑其君母是爲桓公十一年

再數至烈王元年爲晉桓公之十八年而齊威王立是田午卒于安王二十六則桓公午之十二年也年表于安王二十四卽書齊威王元年較紀年先二年先後不甚懸絕此似可信至田完世家所引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更屬索隱之謬夫桓公午立于齊康公二十二年爲周安王十五年而安王二十六年陟則齊桓公午立之十二年也又閱烈王七年至顯王十一當梁惠王十三年則桓公午立之三十年矣田午

立年若是久耶卽依索隱除去侯剡十年亦當有二十年桓公無是也史記謂桓公立六年卒亦不可信韓哀侯卒趙敬侯卒

衡案晉世家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今考紀年安王十年爲晉桓公傾元年則順數至安王二十四年爲桓公十五年似哀侯敬侯之卒當補于此然紀年烈王二年韓山堅弒其君哀侯當晉桓公十九年又烈王六年趙成侯始見則敬侯亦不當卒于安王二

十四年也案趙敬侯與韓哀侯竝當以桓公十九年卒而魏武侯則當卒于桓公二十二也如是方與紀年合竝與史記年表亦合

竹書紀年集證卷四十九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五十

江都陳逢衡學

補遺下

附錄瑣語
師春繳書

而韓若山立

衡案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韓山堅賊其君而韓若山立今本紀年于烈王二年賊哀侯下無此五字考若山卽懿侯紀年又謂之共侯年表作莊侯其實一人非懿侯之上又有共侯也梁曜北曰考紀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序共侯及懿侯于一年之內而史無

共侯註家俱缺不言余疑共侯卽莊侯韓山堅史所云韓嚴也山堅賊哀自立未及一年便卒懿侯嗣位憫先君之被害恨篡臣之未誅遂削其年而不書斯固情理之至正豈得議其非乎梁氏此論蓋亦未覈夫旣憫先君之被害恨篡臣之未誅而削其年矣焉得又加以美諡乎共莊之號宜非山堅所得而掠也况世家明云而子懿侯立與索隱引紀年而韓若山立合不得以山字偶合遂謂若山卽山堅也試觀竹書烈王六年旣書韓共侯又書韓懿侯若則所謂若

者卽韓若山也若山卽懿侯也焉得謂卽韓山堅乎
宋桓侯璧兵立

衡案宋世家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諡桓也洪本補此條于烈王三年据年表烈王四宋辟公元年余案辟兵是辟公而桓侯則易城盱也索隱引作桓侯璧兵誤

魏武侯卒

衡案年表烈王五魏武侯十六明年爲惠王元年魏世家武侯十六年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

卒今以其說推之魏文侯卒于安王十五年則十六年爲魏武侯元安王二十六年陟則魏武侯十一年也又烈王七年陟則魏武侯十八年也若武侯立二十六則當卒于顯王八年而今本烈王六年己爲梁惠成王元年則武侯焉得有二十六乎蓋十六也二字當衍又案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夫晉桓公十九則烈王二年也是爲魏武侯之十三然其說亦非當從年表烈王六年爲惠王

元年與今本紀年合若韓世家索隱引紀年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蓋一以鄭君乙二十一訛爲武侯二十一以烈王二年訛爲武侯二十二也余謂索隱引紀年最爲紕繆不可依據閱者當分別觀之

燕簡公卒

衡案趙紹祖謂燕世家索隱引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當在顯王二年洪本補于烈王五年俱誤蓋皆未合燕世家索隱前後總校故也案世家簡公十二年卒

獻公立索隱云王邵案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
此孝公前之簡公也又潛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
歲三晉列爲諸侯索隱云案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
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又釐公三十
年卒索隱云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此文公後之
簡公也不得混作一人今檢竹書王命魏趙韓爲諸
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當燕簡公之十三年越明年
王陟爲簡公十四年又厯元王二十六年爲簡公四
十年算至烈王五年爲簡公四十五年是簡公之卒
當補書于此然不得如洪氏謂卽孝公前之簡公也
孝公前之簡公當卒于敬王二十七年

宋易城盱廢其君辟而自立

衡案宋世家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索隱曰王邵案
紀年宋易城盱廢其君璧而自立今檢竹書無此語
孫本補于顯王十四年以顯王十二年有宋桓侯來
朝事順數至十四年爲三年以求合世家辟公三年
卒之文不知六國年表紀宋辟之元于烈王四年算
至顯王十四則爲宋辟十八年矣案竹書顯王十二

年書宋桓侯大事紀云以年攷之卽剔成故吳氏國策註以桓爲剔成也蓋剔旣弑君故加以惡諡曰辟公不必諡法定有此字也殺其君辟余定以爲當補于烈王之時其顯王十二之宋桓公來朝蓋桓公剔成旣立之十三年也孫以宋桓侯爲君辟故誤係于顯王十四年當從洪本補于烈王六年梁玉繩曰易成盱三字各本訛爲剔成盱盱是其名盱封於易城之地因以爲號焉

書晦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惠成王元年書晦今本無此二字洪本補于烈王六年

鄴師敗邯鄴師于平陽

衡案水經濁漳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鄴師于平陽者也今考梁惠元年是周烈王六年孫之駮補此條于烈王七年我師伐趙圍蜀陽下又註云鄴有平陽城平陽韓郡水經注引竹書梁惠成王元年此一條今本無之寰宇記臨漳縣有平陽故城竹書梁惠成王敗邯鄴之師于平陽是也余案孫

本旣云惠成元年則不當補于烈王七年又所補据水經注引作鄴師邯鄴師于平陽誤趙紹祖引作次于平陽亦誤攷此年有趙成侯韓懿侯伐我蔡事鄴當作鄭謂韓也原文當作敗鄭師邯鄴師于平陽方是

雨骨于赤鞮

衡案孫之騷補此條于顯王八年下註曰路史註引紀年梁惠成王八年雨骨于赤鞮後國饑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今本無然惠成八年乃顯王六年孫補

于八年誤又案鞮補鼎切音鞮刀室也與此不合廣韻府移切音卑牛鞮縣名在蜀亦與此不合惟集韻云蒲糜切音皮本作郟案左傳二十三年齊伐晉成郟邵廣韻郟邵晉邑則雨骨之在郟地無疑其曰赤郟者或亦當時赤狄雜處其地故以取名未可知也晉取涿氏

衡案御覽一百六十三引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涿氏太平寰宇記四十四引同又國名紀云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涿氏卽汲冢書趙獻子城涿氏者今檢竹書梁

惠九年當顯王之七年無晉取泝民事且紀年自烈
王六年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以後更無晉事矣此
焉得云晉取乎唯顯王十七年有晉取元武濩澤之
語此晉字亦係訛舛不可据案泝氏屬趙在上黨紀
年惠王八年伐邯鄲取列人取肥九年與邯鄲趙榆
次楊邑則取泝氏當卽在此時蓋顯王之七年也晉
字疑衍或曰顯王十七之晉取元武卽泝氏蓋泝以
脫去水旁而爲元武與氏又以形相似而誤耳事在
惠成十七年諸書引此脫去十字故云九年亦通

東周惠公傑薨

衡案六國年表周顯王九徐廣曰紀年東周惠公傑
薨今本紀年無此六字案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
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是爲西周
惠公顯王二年又封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是爲東
周惠公皇極經世云東周惠公卒子傑嗣則傑又東
周惠君班之子也第不知何以三代俱謚惠公案國
策有文君卽呂氏春秋淮南子人表所稱昭文君皇
極經世以爲名傑則傑自謚昭文而徐廣以爲惠公

傑者誤也疑此時是東周惠公班薨不當云傑又韓子內儲下有公子朝周太子也又有弟公子根則不知于東西兩惠公之行輩親疎何若矣

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

衡案洪本補此于顯王十三年下註云太平寰宇記九引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十五年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水經濟水注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于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與此條合今補衡案洪說大

錯寰宇記所云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卽紀年之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魏西邊近秦故築長城以備之特一云梁惠王十二一云十五者此係寰宇記誤讀水經而然案水經引竹書梁惠王十二築長城于西邊是一事此魏築長城又云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王十五築也又係一事此蓋韓築長城與魏無涉故水經注于此條下又引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此其說顧寧人先生亦曾論之案日知錄云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

鄭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今以韓築長城混作魏事遂以魏築長城移在惠成王十五年並致水經注上下文義不分吾故曰寰宇記誤讀水經而然也乃寰宇記既誤讀而後人又不分晰竟合兩事為一遂謂此條當補于顯王十三年則既與龍賈築長城于西邊之語重複而又置韓築長城于不問豈非事實顯白羣相迷惑哉

余謂此條當註于顯王十年下兼正寰宇之失而另補韓築長城事于顯王十三年方合特水經自亥谷以南數語乃依約竹書之辭今不知其原文何若矣邯鄲四噎室多壞民多死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惠成王十六年有此條當顯王之十四年據年表為趙成侯二十年時魏與趙構難邯鄲幾失故有是異

徐州子期

衡案田完世家索隱云田臣思國策作期思紀年謂

之徐州子期蓋卽田忌也此條紀年當是顯王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下註田期與徐州子期當是一人若以田臣思期思田忌與田期徐州子期並爲一人當不盡然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豈黔夫卽田期以其曾守徐州故謂之徐州子期耶公會齊宋之圍

衡案水經淮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十八年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公會齊宋之圍今本紀年有上句無下六字事具載顯王十六年然此當在顯王二十七

年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下所謂齊宋之圍是也若惠王十八年圍襄陵尚有楚衛二國不僅齊宋也否則當與齊宋圍煮棗是一串事

齊宣王殺其王后

衡案田完世家王邵引紀年云宣王八年殺其王后此事疑誤据世家桓公稱公威王稱王則王后似謂宣王之母威王之妃矣然考孟子至齊最久諄諄勸王反復開道蓋欲王之行王政也如有弑母之事爲天下之大惡孟子將勸他國舉兵誅之不暇而顧反

欲輔之爲湯武乎此其必不然者也否則王后二字傳寫錯誤當是齊之大夫名姓也邵不知王后二字係訛字故與桓公弑其君母連類而及乃於桓公則曰弑於宣王則曰殺何猶是躬行大逆也而書法乃若是之異乎準以殺其大夫曰殺之例則王后之爲誤文有斷然者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十八年是謂宣王真有此事矣誤而且顯王十八年据年表是齊威王二十八年洪補于此不知何据張本補於魏襄王之六年當今本竹書隱王之二年据年表是年爲齊

湣王十一年依大事記是年當爲齊湣王之元年亦與索隱引紀年宣王八年之說不合總之人卽不信齊宣爲中主斷不能不信孟子爲大賢夫里名勝母會子不入邑號朝歌顏淵不舍孟子者顏會之亞也而乃以泰山巖巖氣象日屈于躬行大逆之人依依不忍舍去有是理乎或曰紀年齊之威宣二王互舛此宣王八年弑其王后當是威王而惠王後元十三年會威王于甄又當作宣王威王爲桓公之子故王邵引紀年此條連敘于桓公弑其君母之下也然以此

解宣王無是事信矣而亦有不可通者田午未嘗稱王則桓公之配何云王后吾故曰王后爲誤文而準以殺其大夫之例則當爲齊之大夫名姓無疑也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

衡案周本紀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水經注汝水注引與此同又漢書武帝紀注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

南爲侯案此條瓚註多一子南固不知係汲冢原書有此抑亦瓚說添設也而今本紀年只有王如衛命子南爲侯事在顯王十九年其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瓚語係依約之辭今不知其原文何若矣其事當在子南爲侯前一百餘年案大戴禮有衛將軍文子篇盧辯曰文子衛卿也名彌牟世本曰衛靈公生昭子郚郚生文子木左傳以爲彌牟也案魯哀二十五年傳稱公孫彌牟又有奪南氏邑之語杜註謂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也又彌牟字子之亦見哀二

竹書紀年集證 卷五十一
十五年傳杜註云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又哀二十
六年傳衛悼公立南氏相之卽彌牟然則子南其氏
彌牟其名子之其字將軍文子則其職與諡也跡其
與褚師比公文要司寇亥作亂于衛侯輒之時踰年
立蒯賸庶弟公子黜爲悼公据左傳在哀公二十五
六年間則當在元王之末貞定王之初而年表則又
曰魯悼公十二年爲衛悼公元年時爲貞定王十四
年然其說誤當從左傳爲是

勁朝于魏

衡案此四字見上瓚引然以爲在王命子南爲侯之
前疑非秦本紀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勁爲諸侯魏當
作衛蓋卽子南勁也秦昭襄王八年爲赧王十六年
當魏襄王之二十年而紀年終其朝魏當卽在此年
矣今以其事考之子南彌牟相衛悼公在魯哀公二
十五年當年表元王之末年厥後貞定王二十八年
陟又考王十五年陟又威烈王二十四年陟又安王
王二十六年陟又烈王七年陟再算至顯王十九年
共計一百二十年而惠王命子南爲侯則此所命之

子南氏當爲彌牟之曾孫簡子瑕之孫檀弓疏文子
生簡子瑕乃自此以後又閱三十年顯王陟又慎覲
王六年陟又閱隱王十六而公子勁爲諸侯相隔五
十二年則勁當又其支派也焉得如瓚說連敘于子
南爲侯之前乎

韓姬弑其君悼公

衡案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曰紀
年姬亦作玘竝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王邵亦云不
知悼公何君也又年表顯王二十韓昭侯十韓姬弑

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玘同音怡韓之大夫姓名
也弑其君悼公案韓無悼公所未詳也梁曜北曰案
世家均有此語徐氏測議以爲史誤蓋韓昭時申子
爲相政治修明豈容亂臣恣橫而昭侯在位又寧有
一國二君之理韓先稱侯後稱王無所爲公更無諡
悼者悼公之非韓君明甚索隱疑悼公爲鄭之嗣君
而鄭滅于韓已三十年尚何嗣君哉若以韓姬卽李
斯傳之韓玘而玘爲韓安之相自昭侯十年至王安
滅幾一百二十年此時烏得有韓玘况玘相安而安

亡實未嘗弑安并不可以安當悼也史詮及經史問
答亦謂此句是誤文宜芟之余謂韓姬乃別一韓大
夫非韓玘也悼公非韓君也攷三晉遷晉靜公于屯
畱後之十二年鄭取屯畱靜公遷爲家人又歷十一
年爲昭侯十年疑悼公卽靜公至是被弑也各國之
君有二諡者甚多靜公在位二年而遷故又諡悼衡
案梁氏之說頗得其旨然謂韓姬乃別一韓大夫亦
非案韓姬當卽是昭公韓爲姬姓故云韓姬其君者
史記之靜公也靜公雖微然于韓姬有君臣之誼故

曰其君

改名徐州謂之上邳

衡案楊升庵曰戰國策註引汲冢紀年下邳遷于薛
改名徐州左氏作舒說文作邾今作徐趙紹祖曰案
史記魯世家索隱引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水
經泗水注引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孟嘗君傳正
義引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惟正義作惠成王三十
年前今本一年而今本無改徐州語又春秋地名攷
畧云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謂

之上邳而今本亦無謂之上邳四字疑高氏添設非
紀年有此文也

秦與魏戰岸門

衡案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
十四年與晉戰雁門索隱曰紀年云與魏戰岸門此
云雁門恐聲誤也又下云敗韓岸門蓋一地也尋秦
與韓魏戰不當遠至雁門也今考竹書孝王封衛鞅
在顯王二十八年則與魏戰岸門自當補于顯王三
十年孫本補于二十七年誤年表秦孝公二十三與

晉戰岸門前本紀一年然亦當顯王三十年

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

衡案韓世家昭侯二十六年卒子惠宣王立索隱曰
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今由紀年韓若山推之
爲烈王二年懿侯立十二年卒爲顯王六年昭侯立
二十六年卒爲顯王三十二年索隱又云紀年威侯
七年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今考紀年會巫沙在顯
王三十八年正鄭威侯之七年也又云威侯七年與
邯鄲圍襄陵十月鄭宣王來朝梁此則索隱之誤夫

既與趙圍魏襄陵豈未踰年而卽朝梁乎案今本紀年圍襄陵在顯王三十三年蓋威侯立之次年也當梁惠王之三十五年而鄭宣王來朝梁則在隱王元年當魏襄王之五年焉得混合爲一年事乎至孟嘗君列傳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于東阿索隱引紀年當惠王後元之十一年則尤誤夫以紀年推之顯王三十二已爲昭侯二十六若惠王後元十一則顯王四十四也昭侯不將三十有八年乎恐不足信而洪頤煊據此反謂威侯實有與梁惠王會巫

沙之事是未知平阿之會不當在惠王後元十一年也据年表會平阿在顯王三十四昭侯卒在顯王三十六蓋以昭侯元在顯王十一故算至顯王三十六爲昭侯二十六也若以紀年推校之顯王七年已爲昭侯元年則算至顯王三十二已足二十六年之數較年表前三年此則史記竹書微有不同處若如索隱之說則大相懸遠而且與紀年前後諸事不相符合大約索隱引紀年最爲錯謬閱者毋爲所惑也乃洪頤煊既據索隱之言謂梁惠王後元十一年韓昭

侯猶在昭侯卽于是年卒則當補此條于顯王四十
四年不知又何故補于顯王四十八則是旣欲強合
惠王後元十一之說而又欲牽附威侯七年來朝之
文故兩岐其見而卒無當也張本補此條于惠王之
二十九年亦誤夫惠王之二十九則顯王之二十七
也今以顯王七年爲昭侯元年計之是昭侯立二十
一年卒也與世家立二十六年不合

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

衡案韓非列傳索隱引紀年有此二語蓋亦約舉之

辭非紀年本有是文而今本脫也案紀年顯王十七
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是爲昭侯元年九年秦師伐
鄭十一年魏惠王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十四年秦
公孫壯伐鄭圍焦十六年惠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
襄陵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二十四年魏
敗韓馬陵此年誤當在惠王
二年時爲韓懿侯二十六年穰疵帥師及
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
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而三十三年鄭威侯已
見則是韓昭侯卒于顯王三十二與世家昭侯二十

六年卒合統計二十六年內共用兵七次是則索隱所謂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也

秦取我焦

衡案國名紀焦宏農陝是本北虢之上陽晉滅之下註云紀年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今案竹書魏襄王六年當周隱王二年無此事惟顯王四十一有秦歸我焦曲沃之文夫秦旣歸我焦則必先爲秦取可知据此則當爲顯王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後之脫文也蓋由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改元稱一年順數

至三十九年正惠王改元之六年羅氏注謂是襄王誤洪本補于隱王二年蓋又以羅氏而誤也否則卽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之事然惠文王後元十一據年表當紀年襄王之五年非六年也

齊威王薨

衡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此乃索隱之誤據年表顯王二十六齊威王三十六而明年爲齊宣王辟彊元年

威王蓋以三十六卒也與世家合則當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即依通鑑作齊威王四十六年亦當在惠王後元三年不得至十五年也。○附案田完世家索隱曰案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予案梁惠王卒于慎靚王二年其時為秦惠文王後元六年非秦昭王時也而秦昭王十九年與齊同稱帝則齊湣王二十六年也年表為三十六事在赧王二十七惠王已死三十七年安得至是方改元乎索隱所引此等

貽誤不淺識者辨之

嬰初封彭城

衡案此五字見孟嘗君列傳引說見上史記項羽本紀項王都彭城正義曰徐州縣然則嬰初封徐州之彭城蓋即使守徐州之境故齊策云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也後又以全薛之地封之薛即六國時徐州今嬰封彭城而曰初封者蓋對後封薛而言也

王會韓昭侯齊宣王于平阿○會齊威王于郵

威王當作宣王

衡案孟嘗君列傳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後元之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互舛不同也據此則平阿之會當補于顯王四十四年鄆之會當補于顯王四十六年然予案田完世家宣王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與年表合則魏惠王

之三十五三十六兩年也無緣遲至惠王後元十一年與十三年而且甄之會即在會平阿後一年予疑紀年本有會平阿會甄之文而惠王後元之十一年十三年則索隱推校而失之也乃張本既以索隱之言爲據遂補平阿之會甄之會于惠王後元十一年十三年而洪本則僅補鄆之會一條于顯王四十七年其平阿之會但序說于顯王四十五年之下而不據補予以今本紀年推校惠王後元之十一年十二年則顯王之四十四四十六也若四十五四十七則

惠王後元之二十四矣

甄集韻音
絹同鄧

衛平侯卒子孝襄侯立

衡案洪本補此條于顯王四十四年下注云史記衛世家平侯八年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今據年表補然余案樂資所云不知當日原文何若當闕疑為是或即楮里疾圍蒲下之注未可知案國策秦拔衛之蒲胡衍謂楮里疾正衛嗣君時事

四月齊威王封田嬰子薛

威王當作宣王

衡案孟嘗君列傳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于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夫梁惠後元十三年則顯王之四十六年也據六國年表顯王四十八齊湣王三封田嬰于薛則梁惠王後元之十五年矣梁曜北曰案嬰之封薛此與世家孟嘗傳並在湣王三年國策亦在閔王時實則宣王二十二年索隱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封嬰較史先一歲未知孰是而國策吳註謂嬰封在威王之世當梁惠前十三

年疑紀年誤書殊不然國策于宣王前十餘年尚稱
嬰子安得言威王封之而所云受薛于先王者乃宣
王也余案梁氏此說甚合據六國表顯王二十七年爲
齊宣王元年算至顯王四十六爲梁惠王後元十三
實當齊宣王之二十年紀年前史記二年若從年表
世家在湣王三年則宣王之二十二年矣史記宣王
十九年大事記謂宣王二十九年

十月齊城薛

衡案國策靖郭君將城薛以客進海大魚之諫而止

今據索隱引紀年有十月齊城薛之文是靖郭君終
不以此言而止也孟子齊人將築薛卽此事四書
餘說曰後漢書志薛本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
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孟嘗君列傳田嬰相
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于薛索
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
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與此文異余以經揆之孟子
是年在滕也孟子適滕在去齊之後前所見者已是
宣王則此時安得更威王是紀年以爲威王者誤

也孟子去滕之魏去魏復之齊後所見者仍是宣王則此時安得先有湣王是史記以爲湣王者亦誤也然則經所云齊人當指宣王蓋威滅邾以封成侯忌宣滅薛以封庶弟嬰至是而奚仲之祀始斬也薛子嬰來朝

衡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則當在顯王四十七年洪本補此條于四十八年誤後隱王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卽此薛子嬰也齊策又稱薛公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衡案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紀年今王四年有此條當在慎靚王六年然合觀紀年正文無此不經語也當是瑣語之文碧陽二字費解山海經東山經云孟子之山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郝懿行疑碧陽君卽斯水之神余謂碧陽君當亦如留侯世家倉海君之類蓋亦東夷君長也或曰碧陽是辟陽之誤趙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

衡案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

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集解曰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時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是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駟之解得其旨而梁氏史記志疑深非之竝云職為王時在噲死之後昭王未立之前職立二年卒始立昭王據此則十七字當補於隱王元年

齊師殺子之醢其身後

魏救中山塞集胥口

衡案趙紹祖于隱王元年下注曰案戰國燕策蘇代說燕王決宿胥之口下鮑彪引徐廣曰紀年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不知何年附此又洪頤煊補此條于顯王三十一年下注曰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引紀年曰魏救山寨集胥口索隱云紀年作胥蓋亦津名鮑彪國策注引作魏救中山是集解所引本脫中字以上趙洪二說如此是當作魏救中山塞集胥口矣然竊

疑中山前滅于魏文侯十七年趙以常莊談之策請公子傾爲正妻因復封中山厥後百餘年而再滅于趙武靈王二十五六六年間如以此條爲在魏文侯得中山之後則當在威烈王之世如以爲在武靈王滅中山之時則當在隱王十四五年而一次于隱王元年一次于顯王三十一年俱不可解且所引二句上下事實不貫據水經淇水注云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邱縣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卽指是瀆也又元和郡國志云

定州春秋時白狄之國戰國時爲中山國與六國並稱王後爲趙武靈王所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趙郡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分置常山中山二郡是則中山之地與宿胥遼絕何由魏救中山而塞集胥口乎然則救中山爲一事塞集胥口又爲一事方合而特不能作是解者案此條所引出徐廣之說而史記如南監本汲古閣本及評林本俱作救山塞集胥口是徐廣所引本無中字非傳寫偶脫也奚以明其然也案吳師道校本國策引徐注紀年曰敖山塞集胥

口則知敖誤作救而又添魏中二字遂作魏救中山云云今以國策考之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今案所謂滎口白馬濟陽宿胥頓邱大率皆春秋時衛地至戰國屬魏故索隱曰虛頓邱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則合之徐所引敖山正當其地考小雅搏獸于敖傳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又左

傳十二年晉師在敖鄙之間注云敖鄙二山在滎陽縣西北又地理通釋云滎陽漢屬河南今鄭州滎陽滎澤二縣蓋滎澤本衛地卽衛懿公與狄戰處也而敖山在滎水之北故徐引以注國策及蘇秦列傳若云魏救中山則與此無涉而魏救山三字又不成文理今當從作敖山爲是第上文必有一二闕字今不可考矣

齊宋圍煮棗

衡案此條見韓世家徐廣引說見下然以爲齊湣王

十二年而又連敘于敗屈丐下者蓋據田完世家湣王十二年攻魏而又有魏王謂韓馮張儀煮棗將拔齊兵又進之語也然世家湣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而十二年攻魏只齊一國並無宋余以爲此條當在湣王七年實當隱王之八年洪本補此條于隱王三年據年表是年爲湣王十二年

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

衡案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爲太子時蟣蝨質于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

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于秦于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于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

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以上徐說如此余案秦本紀所云惠文王十三年以及紀年之說是韓宣惠王二十一年蓋前圍雍氏也至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立韓咎從其計韓求救于秦並是後圍雍氏事徐廣分而爲二誤矣案韓世家韓宣惠王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于丹陽徐廣注曰圍景座也景座卽景翠字音轉誤世家又云是歲宣惠王卒

据年表爲赧王三年秦惠王後元十三也故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云庶長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卽此事當時秦兵兩道並進一使庶長章伐楚擊丹陽一使庶長疾助韓往雍氏是楚因秦之伐而圍韓雍氏秦又因雍氏之圍而往助韓也然則前圍雍氏蓋卽楚世家懷王十七年所謂秦大敗我軍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之時也後圍雍氏又卽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所謂秦復

攻楚殺我將軍景缺之事也相距凡十二年今以前
圍雍氏爲赧王三年事記之則景缺之殺正赧王十
五年事也楚世家與竹書合今本紀年有赧王十五
年之楚入雍氏而無赧王三年之事洪本補此條于
隱王三年張儀卒下

楮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

衡案楮里疾卽樛里子秦本紀之嚴君疾紀年之公
孫爰楮樛二字聲之轉爰疾二字形之訛而嚴君則
其封號也蓋如鞅封商君之類史記樛里子傳秦武

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
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
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賴矣夫衛
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從
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于魏
魏必疆魏疆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
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
皮氏皮氏未降又去索隱曰紀年云楮里疾圍蒲不
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案秦惠文王據年表卒于

赧王四年而今本紀年隱王八年有秦公孫爰帥師
 伐我皮氏之事疑又一事在圍蒲不克四年之後不
 得因楮里疾即公孫爰遂謂圍蒲一役即隱王八年
 伐皮氏之事也張本連敘于翟章帥師救皮氏之下
 洪本補此條于隱王九年俱誤豈未考秦惠文王卒
 之年耶夫惠文卒于後元十四是魏襄王之八年非
 隱王之八年也張本係于魏襄王十二年亦誤
 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衡案穰侯傳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

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案紀
 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據此
 則惠文后之卒誠如本紀所云不得良死矣而穰侯
 傳乃有先武王死之文疑誤又穰侯傳云武王卒諸
 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
 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
 索隱曰案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衡案季
 君猶云季子指諸弟而言非獨指壯也壯未嘗嗣位
 何云僭立趙紹祖引于赧王十年下注曰史在昭王

二年則推校當在此年洪本同張本補于襄王十四年

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

衡案此條見漢書音義臣瓚引孫本補于赧王十二年余考田完世家湣王元年至四十年並無伐趙之事唯宣王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趙世家肅侯十八年亦云齊魏伐我決河水灌之大約俱在顯王末年洪本補于顯王三十一年不知何據又案水經渠水注及左傳定九年傳正義並敘瓚引紀年

之說然水經注以爲中牟在濕水之北而正義則以爲在溫水之上余考趙世家獻侯治中牟下注引瓚語則云中牟當漯水之北疑溫濕二字皆傳刻之誤也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案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卽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全謝山曰有河南之中牟有河北之中牟張守節以鄴西牟山爲趙中牟者近之趙一清曰方輿紀要中牟地在湯陰縣西五十里此卽河北之中牟也

夷門之東卽侯嬴抱關處

以上補遺終

衡案聞人訥甫古詩箋於王維夷門歌下引竹書紀年有此十字真目不見古書者矣紀年終于今王二十年今王者襄王也而魏無忌爲昭王少子爲安釐王異母弟其封爲信陵君與侯嬴交俱在安釐王之世紀年焉得錄侯嬴抱關之事他如倪魯玉注哀江南以逸書王子晉解爲紀年董斯張廣博物志又以殷祝解爲紀年俱當亟爲刊正以復紀年之舊庶不致有桃僵李代之嫌也

舜放堯於平陽。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衡案舜放堯於平陽劉知幾史通禰說篇以爲汲冢瑣語文又見疑古篇兩引俱同而昔堯德衰數語則張守節五帝紀正義所引竹書云云也廣宏明集十一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趙紹祖曰其言不似紀年本文此論甚確知幾定以爲瑣語信也蓋瑣語與紀年同出汲冢並是竹書後人不能分析往往誤稱如此路史云小成陽

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於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卽庸俗所云囚堯城者蓋其遜位之後作遊於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譎者也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篡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從橫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辯則姦人逾反而說之曰古之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逼土而

求其利也因曰舜逼堯禹逼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而今之學士不能毆其於聖哲清

明之日可謂智乎羅氏此論足破囚堯之妄今檢竹書帝堯八十九年作遊於陶九十年帝遊居於陶一百年帝陟於陶堂堂正正之文有何詭異而後世乃不復置辨直以瑣語當紀年可怪也又羅莘註云鄆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紀年以爲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在是囚堯城在相之湯陰又濮陽有偃朱

城在鄆城西北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囚堯偃塞丹朱於此使不得相見寰宇記以載言所錄不欲去蘇鶚謂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衡案蘇氏此語頗得其實夫以偃息之地而誤解爲偃塞以遊居之文而托名於囚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在戰國遊說之士造言毀聖固無足怪後世學士大夫引經斷古亦復寬其說以爲出於紀年而不察則古書之存反不如早遭秦火之爲愈矣

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禪位後爲禹王之

衡案蘇鶚演義堯禪位於舜舜復禪位於禹經史稱其盛德汲冢竹書乃云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禪位後爲禹王之任昉云朝歌有獄基爲禹置虞舜之宮劉子元引竹書以爲摭實非也夫堯舜夏禹聖人也位以禪代爲盛德後聖仰而倣之凡善惡必書謂之良史湯武王聖人也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經史不爲之諱則豈獨諱舜禹之事而反褒之乎知小說者

之爲濫矣蓋堯之耄舜功之高舜之耄禹功之高耄者必怠於政事功高者人心之所歸聖人知進退存亡之道將以副天下人之心不得不禪其位也後儒意以爲篡奪而取禪代之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流則不然也既退之後無視事無聽政必處數十畝之宮數雉之城以兵衛護之將奉其舊君也而後人覩其餘址不以爲聖人避燥濕居退休之所遂謂之堯城舜宮若舜爲禹王又安得南巡乎述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

疑山民思之立祠又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狩而沒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悉成斑文又禹遷舜於蒼梧皆非稽古之談若有遷徙之事必有鳩毒之患則安得終於壽考以上蘇氏說如此余案堯禪位後爲舜王之云云卽咸邱蒙所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之意也此與舜放堯於平陽昔堯德衰爲舜所囚等語是一類蓋亦瑣語中文也

竹書紀年集說卷五十一
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

衡案蘇鶚演義今濮州有偃朱城一云丹朱城學者又云舜偃塞丹朱之所遂謂之偃朱城誤也蓋舜禪位之後築城以爲丹朱偃息之地實非偃塞之義劉子元又引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皆非也丹朱之有城如周封祿父微子之義蓋爲二王之後也蘇氏此說精當之至若劉氏所引竹書亦瑣語也

益干啟位啟殺之

衡案晉書束皙傳謂竹書有益干啟位啟殺之二語蓋瑣語中文而竄入紀年者也今檢紀年於帝啟二年書費侯伯益出就國於六年書伯益薨祠之設有此七字當位置何所故吾直斷以爲瑣語之文也然此事相傳已久屈子天問云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蠡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歟籀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蔣驥註曰此段文義多不可曉案通釋云竹書紀年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反殺益以承禹祀卒然離蠡言忽攻益而去其害也能拘是達言

被拘而能出也余案通釋所引紀年與哲傳又不同
蓋未先晰乎竹書原有數種故承誤以爲紀年也其
實此語造自燕子之爲相時燕世家云或曰禹薦益
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人爲不足任乎天下
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奪益之天下謂禹名傳
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世家此文全襲國策
及韓子外儲來梁曜北曰野客叢書云此甚背經旨
考其說出於汲冢書通鑑註云事與師春紀太甲殺
伊尹相類古書雜記固多也史公未見竹書不得以

證所出楚辭天問云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蠻漢書律
厯志云張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則此說不僅見
於竹書而國策韓子楚辭漢志亦非雜記王胡二君
殊未深考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啟位啟
殺之今竹書無其事胡應麟三墳補逸據杜預左傳
後序論竹書不及啟益以爲晉史之譌但史通引竹
書云益爲后啟所誅見疑古禘說等篇而今竹書又
明云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真疑
莫能定矣總之此事之妄同於舜放堯平陽太甲殺

伊尹文丁殺季歷必戰國時橫議者所造而剿入之
劉知幾作史通反信以爲實豈不可怪梁氏此論雖
未定此七字爲瑣語中文然以爲橫議者所造而剿
之眞足破千古之疑矣何云疑莫能定乎惜太甲殺
伊尹文丁殺季歷之事竄入已久未經校正者刊去
實爲可恨而通鑑註謂殺伊尹是師春中語亦未的
當與殺季歷同爲瑣語中文

仲壬四年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

衡案御覽八十三紀殷事凡二十五條其仲壬四年

崩伊尹放太甲則明係之瓌語且並引杜預春秋後
序曰紀年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放太甲
於桐乃自立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據此則竹書貽誤自預時已然蓋竹簡初出
彼此混淆預亦未暇考訂孰爲瓌語孰爲紀年也且
因紀年有太甲命伊尹事直以瓌語之文附之不亦
寃哉

文王夢天帝服元纓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
王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

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于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

衡案此一百零三字見孫之騷本得呂尚以爲師下註引竹書周志云云又通雅引周志元纒作元穰說見前集說嗚乎此真瓊語之文矣方以智曰汲冢楚冢今不能分故有瓊語亂竹書之疑斯言洵讀紀年者之龜鑑哉

武王十二年率虎賁二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允子在邨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衡案此一百四十四字見繹史卷二十引汲冢書疑是逸周書脫文然其語淺率不類蓋亦出瓊語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

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
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
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
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之名

衡案此條見藝文類聚十五引瑣語

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
問羣臣之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骨節有
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于天子也必將喪邦天
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棄仲山甫曰天子年長矣而未

有子或者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天子弗棄之

衡案此條見御覽八十五引瑣語又見一百三十五
引瑣語曰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舉
王召羣史問將棄之仲山甫曰天將以是棄周棄之
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乃弗棄所引不備案周宣所
舉此子卽幽王也

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王囚
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並殺之後三年而
杜伯射王

衡案此條見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汲冢璣語顏之推冤魂志引此作周春秋蓋卽墨子明鬼篇所云著在周之春秋是也事具見卷三十三楚矢箕服是喪王國

衡案北堂書鈔四十二有此八字下注云璣語當亦屢弧箕服寔亡周國之語而少變耳

幽王將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

衡案此條見御覽八百九十一璣語

又見釋史卷三十引

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

衡案此條見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引璣語說見下

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

遂不果伐宋

衡案此條見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引瓌語事載晏子春秋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見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菑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

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
師不果伐宋案晏子所載事甚悉御覽三百七十七
引以爲盤庚誤夫盤庚焉得與伊尹並舉乎盤庚當
改作湯事與晏子春秋前半截同所謂湯之狀皙而
長是也證以孟子湯九尺之說則斷乎其非盤庚也
明矣其三百七十八所引事與晏子春秋後半截同
所謂伊尹黑而短是也又案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
二夢徵內引此事文與晏子春秋小異特湯刻作陽
亟須改正

晉平公夢赤熊闕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
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
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
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近臣憂見庭則無傷今闕君之
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衡案此條見御覽九百八引瓌語

又見釋史卷
七十八引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
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曰首陽之神有大
狸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徼之蓋于是水之上也

衡案此條見水經澮水注又見御覽卷四十引璣語
 云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見人乘白驂八駟以
 來平公之前公問師曠曰有犬狸身而狐尾者乎師
 曠有頃而答曰有之首陽山神其名曰者來首陽之
 神飲酒霍泰山而歸其居而於澮乎見之甚善君有
 喜焉又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引古文璣語與御覽

稍異

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墜於牀
 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

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衡案此條見御覽二百九十一引璣語又見釋史卷

八十七引

有鳥飛從西方來質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
 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
 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為吾君
 臣其祥先至矣

衡案此條見御覽九百十七引又潛確類書一百五
 引璣語云晉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集于

庭叔向曰吾聞師曠言西方有鳥白質五色皆備曰
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皆備曰雉今來爲君瑞也與
此小異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
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
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
山之陽挾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
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意行
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

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
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
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
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覩然不
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
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
已矣子大夫於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康子曰
辯哉盜也去之繫于獄中

衡案此條見釋史卷八十引瑣語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衡案此條見藝文類聚八十七又見御覽九百八十七五祀日臣死作五月五日臣死了亥吳亡作丁巳吳亡餘俱同又廣博物志引宋穆公訛爲朱素公

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寵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衡案此條見御覽六百八十四引璣語又見八百三十二又見九百三十二然似是師春中語

智伯爲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也

衡案此條見御覽八百六十九又見繹史卷八十七引馬驢曰諸書皆云智伯見殺何得出奔秦楚

豫讓爲知伯報讐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

輪未周而亡

衡案此條見廣博物志卷十八引瑣語又云史索隱

今檢汲古閣所刻單行索隱本卷二十二刺客列傳

三躍而擊之下云戰國策曰衣盡血釋史引索隱血下有出字襄

子回車之之釋史引作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

史公恐涉怪妄故畧之耳案今本國策亦無衣盡血

出三語其出周末野史無疑廣博物志以為瑣語俟

考

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

衡案此條見文選勵志詩李善註引汲冢書疑是繳

書二篇之文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繳繳乘風振

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又淮南子

曰蒲且子連鳥千仞之上弓良也案蒲且子楚人善

射弋說苑說叢篇蒲且修繳鳧雁哀鳴

周穆王姜后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元鳥二七塗以菑

血王發而卜之兆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

克理重靈降誅而復其所王問諸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

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

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居三月越姬
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將寘

爾大戮及王子于治

語有脫誤

衡案此條真師春語所謂純集卜筮事是也見釋史

卷二十六引。案隋經籍志有古文瓌語四卷今其

書不傳

又小說部有顧協瑣語一卷

師春至宋猶在黃東伯曾見

及之然已亡失過半矣案周禮卜筮掌於春官而此

書實傳卜筮之學故曰師春杜預以爲是作書人名

姓誤矣其蒲苴子一條的是繳書無疑余爲鈔錄各

書各存其概不無罅漏容俟續補

竹書紀年集證卷五十終

竹書紀年集說卷五



